

李白诗歌鉴赏



上海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忠麟

封面设计 范一平

中学生文库 李白诗歌鉴赏
霍松林 尚永亮 选析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45,000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600本

ISBN 7-5320-1173-9/G·1144 定价：2.15元

前　言

霍松林

我们的伟大祖国是诗的国度；而唐诗，则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唐诗就其发展过程而言，通常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在这四个时期中，以盛唐诗歌的成就最辉煌。盛唐诗坛，千峰竞秀，而李白和杜甫，则是拔地而起、高插天际的两座奇峰。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不仅在国内家弦户诵，流传不衰；而且早就通过各种语言的翻译，传诵海外，脍炙人口，赢得了崇高的世界声誉。

李白字太白，比杜甫大十一岁，生于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他的祖籍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因而自称“陇西布衣”。他的先世在隋朝末年流徙西域，直到他父亲李客，才迁回内地，定居于绵州昌明县（今四川江油）的青莲乡。李白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山明水秀的青莲乡一带度过的，因而自号“青莲居士”。

唐朝从建国（公元618）开始，在南北统一、社会安定的

环境里经过九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年间，经济和文化都发展到了高峰。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京城长安，则是全世界最宏大、最美丽的都城。来中国求学、经商的外国人络绎于途。中外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更促进了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通常所说的“盛唐”，就主要指这一时期。

李白的青少年时代，恰值开元前期。那时候，海内富庶，“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新唐书·食货志》）；政治开明，公然议论朝政、指斥权贵而不会陷入文字狱；思想活跃，儒、释、道并存；重视文艺、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塑等等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放异彩。这一切，使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充满自豪感和自信心，都怀有宏大的政治抱负和浪漫主义激情。李白尤其如此。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又“好剑术”，“学神仙”。而主导倾向，则是“已将书剑许明时”，等待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争取实现他的理想了。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春天，李白出三峡，游洞庭，登庐山，漫游金陵、扬州、越中、云梦等地。开元十五年他二十七岁的时候，卜居安州（今湖北安陆）寿山，与故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此后的十年里，他以安陆为中心，漫游四方，以求大用。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里，他倾吐了“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

清一”的宏伟抱负。在当时，知识分子本来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但李白不屑于走这一条道路，他追求的是直接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像管仲、晏婴那样匡君济世，建立不朽的功勋。抱着这样的目的，他于开元十八年辞别妻子，西入长安。然而这时候，唐玄宗这位太平天子已经倦于政事，宦官高力士开始掌权，哪有求贤之心！李白奔走干谒，希望得到达官贵人们的引荐，却处处碰壁。终于在“曳裾王门不称情”、“汉朝公卿忌贾生”的浩叹声中走出京城，回到安陆。

李白回到安陆，往来于江夏、襄阳一带，与著名诗人孟浩然交游，又谒见荆州刺史韩朝宗。著名的《与韩荆州书》，即作于此时。又北游洛阳，远访太原，但都没有结果。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夏天，他同夫人一起，带着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告别安陆，到东鲁去寻求政治出路。

李白到了东鲁，寄家任城（今山东济宁）。他的清一海县的大志和狂放不羁的性格，引起那些死守章句的小儒们的非议，因而，他作了《嘲鲁儒》、《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等诗进行反击。而“鲁国一杯水，难容横海鳞，仲尼且不敬，况乃寻常人”之类的诗句，则倾吐了急于冲出樊笼，寻求广阔天地的心情。

李白从出峡以来到处奔波，虽然还没有找到政治出路，但他的声名却越来越大，以至传到皇帝的耳里。天宝元年（公元742），唐玄宗下诏征李白进京。李白满以为实现理想的机会终于到了，便“仰天大笑出门去”，怀着“游说万乘”

的激情到了长安。一到长安，玄宗召见于金銮殿，命他供奉翰林，起草诏诰。玄宗带着他的妃嫔们在宫中行乐、在沉香亭赏牡丹，都要李白作诗歌颂；游幸骊山温泉宫，也要李白侍从。李白得意地说：“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甚至认为已经有力量为国进贤，满怀信心地说：“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飞”（《温泉侍从归逢故人》）。且不说高力士为他脱靴之类的传说，仅从他自己的诗句看，他在当时受到何等的殊遇，有着何等的声势，也是不难想见的。然而这时候的唐玄宗，已经沉湎于酒色荒淫之中，他赏识李白，只不过认为他有文才，可以写写《宫中行乐词》、《清平调》和《泛白莲池序》之类的东西，做一个帮闲文人。这是违背李白的意愿的。而李白不拘礼法、笑傲王侯的个性和作风，又引起了奸佞之徒的谗毁。在这种情况下，李白只好上书求去，而唐玄宗也认为他不是“廊庙器”，正好顺水推舟，“赐金放还”。

长安是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盛唐”的繁荣昌盛，从这里最集中地表现出来；伴随繁荣昌盛而来的统治集团的骄奢、荒淫、腐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也从这里最集中地暴露出来。李白从天宝元年秋入京到天宝三年春出京，在长安生活的时间虽然不过一年有余，但他对盛唐之世已经暴露出来的许多黑暗面却有着深切感受，思想上因而也发生了变化，诗歌创作，相应地产生了一个飞跃，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批判现实的光辉作品。

李白出京以后，经由商州到达洛阳，与杜甫会面。这时候，李白四十四岁，杜甫三十三岁。李白、杜甫两位伟大诗人的会面，是文学史上的大事。正如闻一多在《杜甫》（《新月》1928年一卷六期）一文中所说：

我们当在此大书特书。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和老子（假如他们真是见过面的话），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可纪念的。那就像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

李、杜在洛阳会面之后，同游梁宋。第二年，又同游东鲁。两位大诗人，“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把酒论文，登高怀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分手之时，李白作《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李白想的是“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杜甫后来怀念李白时也说：“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然而石门一别，他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天宝五年（公元746）秋天，李白南下江东，漫游六年。然后又北游燕蓟，复返梁宋，又往来于宣城、金陵之间。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安史叛军进攻潼关，长安沦陷。唐玄宗于七月十五日奔蜀途中下诏：以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规取两京；以永王李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

道节度使，出兵东南。李璘率师东下之时，听说李白正在庐山，便邀他入幕。李白满以为报国立功的机会总算真的到了，兴致勃勃地写了《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江上答崔宣城》、《永王东巡歌》等诗，抒发了扫除胡虏，恢复两京，功成身退的豪情。然而早在玄宗下诏之前，太子李亨已于七月十二日在灵武（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即位，做了皇帝，这就是唐肃宗。肃宗得知他的弟弟李璘据有要地，不利于己，便命他回蜀；李璘不从，于是兴师讨伐。至德二年（公元757）二月，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仓皇奔逃，至彭泽自首，被囚于浔阳狱中。这年秋天，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只身沿江西上，心情十分悲苦。幸而他的诗名远播，众人仰慕，尽管是犯人身份，一路上仍有不少地方官吏款待，登山临水，饮酒谈诗。乾元二年（公元759）春天，当他走到巫山的时候，传来了赦令，使他感到“旷如鸟出笼”般的喜悦，立即高唱着“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放舟出峡。

李白两次入京，都未能实现他的理想。入永王幕，又陷入李亨兄弟争权夺利的纠纷之中，坐牢、流放。他是不是因此消沉下去，放弃任何希望了呢？不是的。一旦遇赦，又以为将被重用，浮想联翩，写出了“今年赦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的诗句。直到上元二年（公元761）六十岁的时候，还准备参加李光弼的部队，讨平叛乱，为国立功，不幸中途生病，未能如愿。

李白在早年作的《大鹏赋》里以大鹏自喻，渴望“激三千

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在行将告别人世之时所作的《临路歌》里仍以大鹏自喻，却只能发出“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的慨叹！

李白是带着盛唐前期孕育的自豪感、自信心和浪漫主义激情仗剑辞亲、踏上追求建功立业的道路的。而当他两入长安的时候，盛唐的表象下面已经百弊丛生，由盛转衰的种种因素正在潜滋暗长。开元后期的贤相张九龄被贬以后，李林甫、杨国忠等奸邪小人日益得势，越来越沉迷于声色狗马之中的唐玄宗正像李白所指斥的那样“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在这种情况下倘要得到统治者重用，就得投奔于权奸门下，同流合污。李白当然不会走这条路。他是要在“平交王侯”，坚持独立人格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这就形成了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在这种矛盾中，李白从来没有放弃理想、屈从现实，而是始终坚持理想，在大济苍生、清一海县的理想光线下批判现实、揭露黑暗的。这一点，构成了李白诗歌的主旋律。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倾吐理想不能实现的愤懑，抨击权奸当道，揭露朝政黑暗，鞭挞统治者的荒淫腐化，这一切，融汇而成李白诗歌中最精彩的篇章。

李白始终坚持宏伟的政治理想，表明他对国家、对人民、对时代始终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天生我才必有用”，乃是他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正因为这样，他在屡受挫折的情况下仍然壮怀激烈，积极向上，昂扬奋发。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形成了雄健豪迈、气势磅礴的基调，典型地体现了

“盛唐气象”和“盛唐之音”。

当然，前面说抒发理想、批判现实的作品是李白诗歌中最精彩的篇章，并不意味着其他作品就不精彩。李白诗歌的题材是多样的，风格也是多样的。他的送别诗、赠人诗、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诗、反映妇女命运的诗、以及歌颂祖国壮丽山河的诗，都有不少光彩照人的名篇。当然，李白也有消极面。诸如对求仙学道的热衷、对出世高隐的向往、以及宣扬人生如梦、痛饮狂歌、及时行乐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某些诗作的思想价值。但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类作品中，也包含着对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一方面，它是生活道路的坎坷在诗人心中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是诗人赖以得到心灵上的暂时休息以便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国诗歌发展到李白的时代，各种古体诗和各种近体诗的体裁已经十分完备，为诗歌创作的百花齐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李白在各种诗体的运用方面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便是大量创作古体诗和乐府诗，其次是绝句，而较少作律诗。在李白现存的近千首诗歌中，七律仅有十多首，五律也不过七十多首。这种现象和李白狂放不羁，追求自由的性格有着紧密的关联。他不愿让自己波翻浪涌的激情和龙腾虎跃的豪气拘束在格律谨严、篇幅狭小的律诗之中，而对篇幅可长可短的乐府诗、古体诗和形式比较自由的绝句充满热爱。在古体诗中，也更喜欢活泼流畅、错综多变的歌行。在乐府和歌行中，李白发扬了乐府民歌的传统，又吸收

了鲍照乐府杂言的优点，杂用楚辞和古文句法，虽以七言句为主，又较多地使用三言、四言、五言、九言，乃至字数更多的长句，造成一种参差错落、奔腾驰骋的节奏；在章法结构和感情抒发上，则大开大合、大起大落，从而加强了诗作的宏大气势和浩瀚波澜。诸如《蜀道难》、《将进酒》、《梁园吟》、《远别离》、《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鸣皋歌送岑征君》、《梁甫吟》、《陪侍御叔华登楼歌》等等，无不具有这种特点。应该说，这是李白独创的比乐府民歌更自由更解放的新体诗。正如《唐宋诗醇》所评：“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五言绝句，易作而难工。唐代诗人中最擅长五言绝句的，公认是李白和王维。如《诗薮》云：“唐五言绝，太白、右丞为最。”《说诗啐语》云：“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淡，并入化机。”《云庄诗话》云：“诗至五绝，纯乎天籁。寥寥二十字中，学问才力俱无所施，而诗之真性情、真面目出矣。王摩诘理兼禅悦，李青莲语杂仙心，自足冠绝百代。”李白五绝，现存近七十首，其中如《玉阶怨》、《静夜思》、《送陆判官往琵琶峡》、《独坐敬亭山》、《自遣》、《重忆贺监》、《劳劳亭》、《哭宣城善酿纪叟》等，都情韵悠扬，妙绝今古。

七言绝句，篇幅虽较五言绝句稍长，但也不过二十八字。必须言近旨远，语少情多，蕴藉含蓄，意味无穷，才算佳

作。唐代诗人擅长作七言绝句的比较多，但出类拔萃的，公认是李白和王昌龄。如《诗薮》云：“七言绝句，太白、江宁为最。”《漫堂说诗》云：“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有些评论家甚至将桂冠独予李白，认为“七言绝句，太白高于诸人，王少伯次之”（《养一斋诗话》引高棅语）。李白七绝，现存近七十首，其中如《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长门怨》、《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赠汪伦》、《峨眉山月歌》、《横江词》、《山中问答》、《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客中作》、《春夜洛城闻笛》、《望天门山》、《望庐山瀑布》等篇，都语若天成，神韵超逸，令人百读不厌。

如果说李白在绝句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杜甫的话，那么他在律诗方面的成就，则远远逊于杜甫。杜甫的律诗，不论是五律或七律，都纵横变化，包罗万象，涵盖古今。然而说李白的律诗逊于杜甫，并不意味着忽视他的造诣。就七律而言，这种诗体的成熟晚于五律，李白虽然羡慕崔颢的《黄鹤楼》诗而作《登金陵凤凰台》诗，但总的来说，他在七律这种诗体的建设方面并没有下什么工夫。但在五律的创作方面，却自辟蹊径，以飞动之势，旷远奇逸之思，妙合格律而不为格律所缚，于盛唐诸大家中自成一家。像《塞下曲》、《赠孟浩然》、《渡荆门送别》、《送友人》、《送友人入蜀》、《秋登宣城谢朓北楼》、《金陵》、《谢公亭》、《夜泊牛渚怀古》、《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太原早秋》等篇，都兴会淋漓，风神摇漾，别有一种豪迈英爽之气，洋溢于笔墨之外。

李白的各体诗，各有不同的艺术特色。而从总体上看，又有统一的艺术风格。随便举出他的一篇杰作，不论是什公体裁，都一望而知是李白的诗，而不是别人的诗。关于李白诗歌风格的独特性，前人多有论述。《唐诗纪事》云：“太白辞，天与俱高，青且无际，鵠触巨海，澜涛怒翻。”《山谷文集》云：“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议拟。”《瓯北诗话》云：“（李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昭昧詹言》云：“太白当希其发想超旷，落笔天纵，章法承接，变化无端，不可以寻常胸臆揣测。”这都说得很中肯。从根本上说，“风格即人”，李白诗歌的这种独特风格，主要来自他的高旷胸襟、宏伟理想和炽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他不是为作诗而作诗，而是在客观事物激起汹涌澎湃的情感波涛、奔腾欲出、不可阻遏的时候才作诗。因此，他的许多名篇，一开头便如山洪暴发，激情喷涌，滚滚滔滔，一浪高过一浪。其曲折起伏，跳跃跌宕，一任自然，又变化无端，出人意外。与这一特点紧密联系的是瑰丽的想象、奇特的夸张和精妙的比喻。这三者，又往往融合无间，令人分不出是想象，是夸张，还是比喻。例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等等，就都属于这种情况。

这本书选录了李白的一百五十多篇诗，作了必要的解

说。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李白的思想发展脉络及其诗歌的艺术特征，我们采取以体裁分类的编排方法；在每一体裁中，大体以创作时间的先后为序。一些创作时间不明的篇章，则酌情处理，或穿插其中，或置于该类之末。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1987年10月写于唐音阁

目 录

前言

乐府	1
静夜思	1
玉阶怨	2
荆州歌	3
大堤曲	5
杨叛儿	6
丁都护歌	8
关山月	10
乌夜啼	12
乌栖曲	14
清平调词三首	15
宫中行乐词八首(其三)	17
怨歌行	18
行路难三首(其一)	21
战城南	22



将进酒	25
北风行	27
远别离	30
古朗月行	33
日出入行	34
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一)	36
长相思	38
久别离	39
短歌行	41
长干行二首(其一)	43
长相思	45
从军行	47
塞下曲六首(其一)	48
(其三)	49
侠客行	51
王昭君二首(其一)	54

渌水曲	56
估客行	58
春思	59
秋思	60
子夜吴歌四首(其三)	62
五古	64
古风五十九首(其六)	64
(其十)	66
(其十四)	67
(其十五)	69
(其十九)	71
(其二十四)	72
(其三十九)	74
嘲鲁儒	76
游南阳清冷泉	78
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	79